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穀梁傳讞卷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謄録貢生臣徐掄元

春秋穀梁傳讞卷一

宋 葉夢得 撰

隱公

元年春王正月

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為公也君之不取為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

也隱將讓而桓弒之則桓惡矣桓弒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為子受之父為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春秋謹始者在王不在正月事在正月則書王正月事不在正月在二月則書王二月莊二年葬陳莊公之類是也在三月則書王三月莊十二年紀叔姬歸於酅之類是也未有正月無事而舉之者唯通一時無事則書正月以見王莊五年之類是也此年正月公實即位不得為無事特以正公故不書與莊五年不類此正經之大義乃以謹始言之非也其下自見三月盟邾儀父若正月無事則

自當以三月首時見王此言施之於莊五年曰一時雖無事必舉王正月以謹始乃可爾　不言即位以為公志可矣然非春秋成之以惡桓也春秋立王者大法以示天下後世必舉其重者見焉豈區區以一人為褒貶哉隱讓桓之過正春秋所當治故不書即位以見其志傳既知春秋不成人之惡而以隱為不正矣乃以為惡桓而成之是以桓而廢天下之大法也可乎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眛

及者何内為志焉爾儀字也父猶傅也男子之美稱也其不言邾子何也邾之上古微未爵命於周也不日其盟渝也眛地名也

言未爵命於周非也蓋不知書字之義說已見左氏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

徒衆也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為弟也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為弟也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于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為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

弗謂公子言貶非也說已見左氏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其志不及事也賵者何也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

仲子爲惠公之妾母是矣其死在是年與否葢不可知而經不書者妾母自不得見也傳以賵人之妾爲不可書之義已盡矣而反以其志爲不及事夫既知其不可此固罪之所當書尚何論及事不

及事若及事則不書乎且傳亦安知仲子之死不在是年而譏其緩葢拘於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而槩言之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及者何内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卑者之盟不日宿邑名也

及為内卑者非也說已見公年宿邑名亦非是後見宿男卒傳固以為國矣地以國者國亦與盟春

秋之例也

公子益師卒

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

益師之惡於三傳皆無見穀梁何由知之蓋見內

大夫多日卒故直推以為例爾以此見公羊穀梁

以日月為例皆未嘗見事實特以經文妄意之審

此為信則公子牙蓋將簒君者季孫意如親逐昭

公者而牙書七月癸巳卒意如書六月丙申卒謂

之無愿可乎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會者外為主焉爾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會戎危公也

會非別及之辭吾于公羊言之矣傳復以内外為辨其失大約與公年同且會某盟于某及某盟於某如傳言以别内外猶云可也若會而不言盟既不以為禮之名則會終何事乎公及齊高傒盟公

及晉處父盟此皆不敵公而沒公然皆書及而不書會則及非內志可知矣此所謂公會戎于潛者正以會禮相見者也不然使內為主可但云公及戎于潛乎

夏五月莒人入向

入者內弗受也向我邑也

經書入有二例有用兵勝國別於滅而書入者有諸侯大夫出奔反國別於歸而書復入者其義各

不同復國而入或內無援其歸為難或其理逆不應得歸而歸以為內弗受可也若勝國而入豈可以是為例哉未有入人之國而內受之者而傳一施之當從公羊所謂得而弗居者是也向國也亦非我邑經未有書入邑者

無侅帥師入極

入者內弗受也極國也苟焉以入人為志者人亦入之矣不稱氏者滅同姓貶也

内弗受其失與前同無So不氏為貶則其說與前復異且入則非滅滅則入不足言二說不可相通若從後說極益滅矣則前安得言入乎以入極為滅本出公羊說者謂穀梁出公羊後晚得其書闇竊取之以附已説故有觧一事為二義先後相戾者今考於傳宜有之也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

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以國氏者為其來交接

於我故君子進之也

逆女非親者說已見公羊凡諸侯大夫來盟來聘之類無非交接於我者未嘗得一襃履緰如傳言君不行而使大夫此乃當貶何為反獨進乎諸侯以爵繫國大夫公子公孫以氏繫國此文之當然所以别他國有不得以氏見則書名而已非謂不氏其氏而以國為氏者也而公羊穀梁每為國氏之説其義皆無可據穀梁之例三齊無知之徒為

當國以國氏宋萬之徒爲畁者以國氏今履緰之徒又爲進大夫以國氏范甯謂公子公孫篡君代位故去其氏族國氏以表其無禮此猶可言也若庶姓微臣雖爲大夫不得爵命既不書其氏族當知某國之臣故國氏以别之是謂不得爵命者不得以氏族見也豈有大夫而無爵命者乎正使得以氏族見若不氏國亦何以别其爲某國之臣則謂畁者爲國氏亦不可通矣而履緰又以爲奉國

重命得接公行禮故以國氏重之履緰非卑者當以氏見因欲重之反去其本氏此説自與傳異傳後言逆之道微故不言使則履緰固卑者矣若然則又何以異於宋萬而謂之進乎叔姬歸于紀傳曰其不言逆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等為微者一則没而不得見一則書而謂之進其言亦已龎矣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從人者也婦人在家制

於父既嫁制於夫夫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伯姬歸於紀此其如專行之辭何也曰非專行也吾伯姬歸于紀故志之也其不言使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此與叔姬之文同知其不可通故改逆為使然適足以相伐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

以伯先也

此闕文說已具左氏按左傳譤不載此文永樂大典本原缺春秋雖齊小白晉重耳未嘗顯得稱伯以臨諸侯何紀子而得稱乎若以為以伯先則紀子固未嘗伯也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其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壤食者內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有內辭也或外辭也有食之者內於日也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

其不可知知也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此四言者詩固載之矣非春秋之辭也不可以為義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諸侯日卒正也

傳於齊小白卒書日言此不正者日之何也其不正前見矣是以嫡為正庶為不正然春秋諸侯日卒者十八九未必皆嫡其不日者多曹許杞滕秦

吳邾莒之君曹十一見而得日者二秦六見而得日者一其事固不可盡考然經書曹伯使世子射姑來朝則射姑為嫡無疑也而後書曹伯射姑卒則不日詩言秦康公毋晉獻公之女則康公為嫡亦無疑也而後書秦伯罃卒則不日若齊小白晉重耳皆不正者也而皆書日小白又以前見為辭經若實以日辨邪正而正者未必日不正者亦得日則亦何用設此例以為别乎

癸未葬宋繆公

日葬故也危不得葬也

正者謂不失其時也諸侯五月而葬繆公以八月卒十二月葬既不失期又未嘗有憂危之事何以為危不得葬哉范甯言傳例諸侯時葬正也月葬故也日者憂危最甚不得備禮葬也今繆公之葬可謂備禮矣而反書日推傳意但見時葬者既不言月無以考其或遲或速故妄意以為正然而鄭

穆公以冬十月卒繼書葬則速矣邾莊公以二月卒秋書葬則遲矣是安得為正哉曹莊公以正月卒五月葬衛宣公以十一月卒三月葬此既不失時亦無他事而月葬則未必皆故也齊僖公以十二月卒四月己巳葬陳宣公以十二月卒四月丁亥葬此亦不失時而無他事則以日葬者未必皆危三例無一通者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傳曰言伐言取所惡也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

謹始說已見公羊穀梁始已言伐言取為所惡又復謂之謹始二義不得相通此亦竊取公羊而附之者也前言所惡者亦非是豈言伐而不言取言取而不言伐者皆善之乎

戊申衛祝吁弑其君完

大夫弑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

非也說見公羊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及者內為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

後於宋公衛侯遇于垂則曰不期而會與公羊同此其說是矣今見公及宋公不敢廢及例故亦以內為志為言不知凡外遇皆不言及謂邂逅適相值非有接之者而內遇不可言公宋公遇于清故以公及為文此乃內外之辨若內為志則是我欲之

也豈不期而會乎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翬者何也公子翬也其不稱公子何也貶之也何為貶之也與於弑公故貶也

穀梁益不知鈌三命不以氏見之法故妄言之

九月衛人殺祝吁于濮

稱人以殺殺有罪也祝吁之挈失嫌也其月謹之也于濮者譏失賊也

傳於劉子單子以王猛居於皇曰王猛嫌也謂其不稱王子猛而言王猛也至後書王子猛卒曰失嫌也謂猛未成君不當書卒而書卒以猛死為無嫌也則今言祝吁之挈豈以弑君者不得再見而見之亦以其死而無嫌乎然弑君之賊國既能討自當見經若不書祝吁則何書與王猛之卒不類其說固不通若謂不以國氏而直舉其名為失嫌則所謂嫌者為其將為君非復公子也今失嫌當

復氏公子如王子猛可矣不得反挈其名也此蓋失於國氏之說故後欲救之適以相伐所謂其月謹之者亦非是傳見後書齊殺無知時而不月又不地故以此見月復地濮為失賊而責臣子之緩不知無知殺於國中州吁殺於衛無知自不應地而祝吁不得不地必譏失賊則夫人薨于夷亦譏失賊乎秋蔡人殺陳佗此亦可謂失賊而不月十月楚人殺夏徵舒此殺于國中經以討賊之文書

之亦可謂不失賊而書月則復何以為別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衛人者衆辭也立者不宜立者也晉之名惡也其稱人以立之何也得衆也得衆則是賢也賢則其曰不宜立何也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也

周官小司寇大詢之禮三詢立君居一其有國者不幸先君無子而聽於國人從衆之所欲立者周道也石碏以大義討祝吁而正其罪使衛桓公有

子則石碏立之矣今外求君逆晉于邢而立之可以見桓公之無子也故特書衛人立晉以一見法以為凡國有子而聽於人固不可若無子而聽國人以為賢者立之則可矣何得謂賢而不宜立乎且諸侯出奔而名所以别二君也今晉自外立若不以名見則固不可云衛人立衛侯以晉之名為惡亦誤矣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傳曰常事曰視非常曰觀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也

觀為矢說已見左氏

夏四月葬衛桓公

月葬故也

非也說已見前

九月考仲子之宫

考者何也考者成之也成之為夫人也禮庶子為君

為其母築宫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修之非隱也

此文本與下初獻六羽相屬公羊穀梁皆誤析為二故傳復以考宫為非隱經有舉下文以見上文者義初不在上文以正下文不得不見如正月牛死而不郊猶三望正月牛死乃不郊本常事不必書以見猶三望故書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禘于太廟亦常事不必書以見用致夫人故書則今考仲

子之宫非以譏隱亦以見初獻六羽爾仲子不書

立宫而書考宫得變之正春秋固與之說已見左

氏

初獻六羽

初始也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

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尸子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

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

皆非也說已見公羊

螟

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

月者志一月而已時則包三月皆在焉當云甚則

時不甚則月

宋人伐鄭圍長葛

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久之也伐不踰時戰

不逐奔誅不填服苞人民敺牛馬曰侵斬樹木壊宫

室曰伐

侵伐者討罪之名最為近正說已見公羊為其用師之道不至於深故左氏多有言行成而盟者謂服罪也若非討罪而直以兵相加或戰或圍或入或滅則宜有前四事矣自各以重書豈有侵伐而為此者乎齊小白與諸侯侵蔡蔡潰遂伐楚春秋善之若前則芭人民毆牛馬於蔡後則斬樹木壞宮室於楚何足以為伯主且是時師但次陘亦安能壞楚之宮室晉士匄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正

不得有芭人民毆牛馬之事矣春秋書伐而圍邑者凡四無有久師之義葢見圍長葛書取以為經年不解故云爾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輸者墮也平之為言以道成也來輸平者不果成也非也說已見公羊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非也說已見公年

滕侯卒

滕侯無名少曰世子長曰君狄道也其不正者名也春秋中國諸侯而不能由禮者未嘗不因文以見貶杞本伯爵故因時王降爵稱子介近淮夷故介葛盧來不言朝未有無見者也滕在齊魯之間與淮甸不相接固無習用其禮之道使誠有之經安得無異文哉滕子卒而見經者七成公原悼公寧

頃公結隱公虞毋皆以名見其不以名見者昭公文公與此而已傳豈以滕初以侯爵見後又書滕侯來朝而自昭公以下四書皆子以為降爵如杞哉然而經書侯而不名是亦為用其法可也何以不降爵則滕之為子宜自别有罪未必如杞也且言不正者名則前四公名者皆不正矣傳例諸侯日卒正也而四公皆日卒又何以為不正乎經於諸侯卒惟秦五見而四不名次則滕亦七見而三

不名意遠國小國皆不能具禮以名赴故經不得書而公年亦謂秦為大言匿嫡之名與傳之意同皆妄信其所聞而不審者也

夏城中丘

城為保民為之也民衆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凡城之志皆譏也

城既以保民為之則民衆城小不得不益城也何為凡城之志皆譏哉或當城而城不失其時者自

不應書或非所城而城然後見經則所謂凡城之志皆譏者固是矣但不如傳所言爾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接於我舉其貴者也

言來接於我舉其貴者也其失與進紀履緰同此蓋謂聘者大夫之事年未得爲大夫而以其弟貴之使任大夫之事故譏爾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凡伯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何也大天子之命也戎者衛也戎衛者為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也楚丘衛之邑也以歸猶愈乎執也

以戎為衛其失與公羊以茅戎為晉同經書王人於諸侯之上所以尊王也若其人不足以將事亦不得以王人掩其惡雖天王敗績于茅戎且不諱

凡伯何足以大哉其謂之伐正以著其有罪見侮於戎左氏益言其事矣經有書滅而以歸者有書敗而以歸者有書伐而以歸者其實皆執也各舉其重故不言執而執則直執之而已事固不同伐何愈於執也

八年春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邴

名宛所以貶鄭伯惡與地也

紀履緰以名為進鄭宛以名為貶若實微者如宋萬則進與貶何從見乎

庚寅我入邴

入者内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邴者鄭伯所受命於天子而祭泰山之邑

諸侯相陵暴而入其國未有善者也傳固謂茍焉以入人者人亦入之矣又安用以日别其惡乎

夏六月乙亥蔡侯考父卒

諸侯日卒正也

非也說已見宋公和卒

辛亥宿男卒

宿微國也未能同盟故男卒也

非也說已見及宋人盟若以未同盟言之則隱書

滕侯卒桓書滕子卒豈同盟者哉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

日之也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

二伯

周官司盟凡邦國有疑則於會同請於王而盟諸侯非無盟也特不得擅相盟爾若責其擅相盟則內而公及宋人盟于宿外而齊侯鄭伯盟于石門亦盟矣何不謹其始必待於參盟乎且擅盟會與擅征伐孰重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比以四國同伐不謹其始而謹於參盟亦倒置矣葢外盟皆

不日適此見日故傳為之說舜命禹征有苗禹乃會羣后誓于師誥誓非不及五帝司盟曰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呂刑言罔中於民以覆詛盟事在三苗則盟詛非不及三王以為說尤妄矣

八月葬蔡宣公

月葬故也

非也說已見葬宋繆公宣公卒葬三傳皆不載其事但以三月葬見其速爾推此可見傳凡所謂故

者皆未必有實迹特牽其例而強推之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包來

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

子男之大夫一命不得以名見故稱人則凡小國而稱人者皆大夫也何言不可及大夫傳但見前言及宋人盟故例以為外卑者不知各以其國推之也

冬十有二月無侅卒

無侅之名未有聞焉或曰隱不爵大夫也或說曰故貶之也

非也說見後佚卒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南氏姓也季字也聘問也聘諸侯非正也

周官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諸侯非無聘也范甯嘗言之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

震雷也電霆也

疾雷為霆電非霆也

庚辰大雨雪

志疏數也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故謹而日之也雨月志正也

言志疏數則非謹日陰陽錯行疏數自不得不見日傳見僖公書六月雨故以為志正此蓋無待於書月者非與此別正不正也

俠卒

俠者所俠也弗大夫者隱不爵大夫也隱之不爵大夫何也曰不成為君也

公羊穀梁不知諸侯卿大夫士之制吾於公羊言之矣今穀梁於公子彄言先君之大夫於無侅俠言隱不爵大夫而謂俠不氏為弗大夫是亦以大夫則氏非大夫則不氏其失與公羊同所謂不爵大夫者不請於天子也且為國固未有無大夫者

隱既已即位南面稱公凡盟會征伐之事所以為君者無不任之矣何待不爵大夫而後見其不成為君有讓桓之志以桓推之大夫之見經者惟公子翬與柔二人而已傳前以翬為貶弑公而不氏則翬固當以氏見而先君之大夫矣柔為未命之大夫則桓非不成為君者亦何以不爵柔乎

十年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內不言戰舉其大者也

內戰與外異辭內諱敗不可言及某師戰某師敗績故內敗言戰而已傳以為內不言戰言戰則敗者是也此內敗外言敗某師不得言敗為大於戰則不得云內不言戰舉其大者若戰不勝而敗亦豈非大者何為而不舉乎當云內不言敗舉其勝者也則可矣不言戰者不言及某師戰也不言敗者不言某師敗績也

辛未取郜

辛巳取防

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乘敗人而深為利取

二邑故謹而日之也

傳言日之義雖與公羊異而其失與公羊同說已

見公年

宋人蔡人衛人伐載鄭伯伐取之

不正其因人之力而易取之故主其事也

非也說已見公羊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入者内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郕國也

非也說皆已見前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考禮脩德所以尊天子也

諸侯來朝時正也特言同時也累數皆至也

傳不知累數為旅見故以皆至為正此葢蔽於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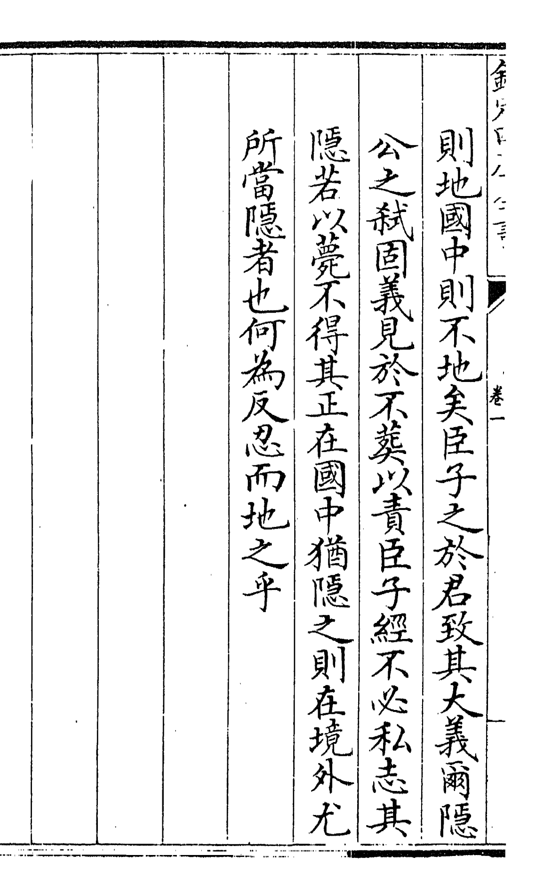
時之例以爲既以時見則非同日並朝然經書朝有志時者有志月者以志時爲正可也志月如桓書七月紀侯來朝以朝桓爲不正亦可也若文書正月杞伯來朝杞自子而進伯不得爲不正又書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二朝連書等爲朝成一志時一志月則何以辨其正不正乎益傳見志月多在滕杞邾曹之君意其小國遠國不足於禮者故爲天子無事諸侯相朝考禮修德之論以裁

之諸侯相朝周之末造也且修五禮天子巡守之事亦何取于諸侯此乃附會欲成其說而不悟禮之所無有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公薨不地故也隱之不忍地也其不言葬何也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罪下也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

桓書薨于齊亦故也傳曰其地於外也是在境外


則地國中則不地矣臣子之於君致其大義爾隱公之弑固義見於不葬以責臣子經不必私志其隱若以薨不得其正在國中猶隱之則在境外尤所當隱者也何為反忍而地之乎

春秋穀梁傳讞卷二

宋 葉夢得 撰

桓公

元年春王

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為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言桓無王是矣以為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則

是不治桓而專責周之無王也春秋豈以是見法乎衛州吁弒其君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為可弒君之惡不容誅矣然而請罪王或與之而立是猶有王也今桓終身不朝則豈復知有王哉元年二年有王者以其猶在喪未得朝未知其朝與否故書王以待之至三年免喪而不朝然後見其無王而不書王以元年有王為治桓者亦非也

鄭伯以璧假許田

假不言以言以非假也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無田則無許可知矣不言許不與許也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邴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之不朝於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

以璧假許田則知假者不以邴矣假者暫得之名也若邴與許田直言假而不言與亦足以諱易地矣何用以璧見之乎如傳言乃謂鄭伯實不以璧

假經為內諱而設為之辭理豈有是哉若以鄭諱易地而託璧以隠其過則以祊假亦易也以璧假亦易也何補於諱此葢傳誤謂祊許交相易故妄為之説而記不能了説已見左氏

冬十月

無事焉何以書不遺時也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為年

所謂不遺時者言所以謹天時不以有事無事為

詳畧可也若曰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為年此乃史官之事春秋豈編年之書而桓何以再闕秋冬二時定何以闕一時乎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

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

非也說已見前所以無王者正以治桓也宋自弑君何與於魯而反釋桓以正之春秋弑君未嘗一以魯治使桓不書王豈害與夷之卒哉

及其大夫孔父

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弒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孔父閑也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孔氏父字謚也或曰其不稱名蓋為祖諱也孔子故宋也

春秋未有賢大夫而以謚見者禮君前臣名安得

名與夷而謚孔父若如後說春秋公天下後世之書豈為宋設而區區為其祖諱且禮卒哭乃諱諸侯以木鐸命於宮曰舍故而諱新謂有當毀者故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恩有殺也孔父若法在所諱去孔子亦遠矣猶不得諱而況於不當諱乎此不知宋有四命之大夫而妄為之說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以者内為志焉爾公為志乎成是亂也此成矣取不成事之辭而加之焉於内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

成者平也江熙之言是矣成宋亂猶言行成求成為宋亂欲討其罪而與之平也凡經書會未有目事者唯宋閒見之葢為二王之後言此初無成矣而後不然故挈之以示貶爾若責其納賂罪自在後方會之時尚未知豈可遽加以不成事之辭乎傳例以者不宜以也今曰以成宋亂何不言不宜

以為内諱之辭而反謂之君子不遺内惡乎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桓内弑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為弗受也郜鼎者郜之所為也曰宋取之宋也以是為討之鼎也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郜大鼎也

傳例以入為内弗受今於納亦云盖公羊穀梁皆以入納通為一辭故云爾納者加之意而必入之

辭也猶曰出納五言九江納錫大龜之類何用見其弗受而以周公言之若然則納幣亦弗受乎

秋七月紀侯來朝

朝時此其月何也桓内弑其君外成人之亂於是為齊侯陳侯鄭伯討數日以賂已即是事而朝之惡之故謹而月之也

非也說已見前審以桓為非所當朝則前書滕子來朝蒙上文正月此始朝也何為不謹至紀侯而始

謹之乎紀侯以一朝為罪則六年而再朝其罪又宜重於前反書冬紀侯來朝而不月是乃為正者乎

冬公至自唐

桓無會而其致何也遠之也

經書至各以其實無所加損吾於公羊言之矣自公羊為致會致伐及桓會不致之論其說已乖戾至穀梁尤紛然為例愈多而愈不可考且言桓無

會者謂無致會也其意若謂桓罪不可見宗廟故
春秋絶之不以致今唐復以遠而得致豈近則不
可見宗廟遠則可見宗廟乎唐杜預謂即棠魯地
也公始會鄭伯于垂垂衛地也不遠垂而遠唐此
何義哉凡致自莊僖以後方屢見於經隱不取於
為君固無見矣而桓纔二見莊纔四見蓋以遠則
略以近則詳或有告有不告爾别為義者皆妄也

三年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胥之為言猶相也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為近古也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齊侯命衛侯也

非也說已見左氏

公子翬如齊逆女

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

逆女非親逆翬之書譏以公子行爾說已見公羊

公會齊侯于讙

無譏乎曰為禮也齊侯來也公之逆而會之可也

此與前公會齊侯于嬴同文安知其為無譏齊侯既不得親送女則公亦不得即而為會其罪均矣何以為禮此葢誤以公當親迎故也

夫人姜氏至自齊

其不言翬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于齊侯也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

之後何謂已重乎

子貢所謂冕而親迎者謂初婚之夕服其服而往御輪而反之時也未婚而逆之他國何冕之云此蓋未知孔子所以言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四時之田皆為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

田蒐二名與周禮皆不合穀梁葢亦未嘗見周禮與公羊同矣言狩而列數四時田之名其意若謂狩冬事而以春正月興之以為失時而譏不知周之正月乃夏之十一月正謂得時所以書者特以于郎遠而非其地爾大抵傳記四時悉據夏正如下八年正月烝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之類皆是矣不知迷而勿悟何以至此

五年春正月甲戌已丑陳侯鮑卒

鮑卒何為以二日卒之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也

非也說已見左氏春秋非傳疑吾於公羊言之矣且國君出未有挺身而徒行者其往亦必有所止矣如傳言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則出無與從往無與止是野死也安有國君而獨野死者乎

天王使任叔之子來聘

任叔之子者錄父以使子也故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不正父在子代仕之辭也

言任叔之子則知其非大夫也此蓋譏天王私任叔之子而任以大夫之事與言使王季子來聘同意禮無必父歿而子始仕之道若父老而錄父使子代之仕是亦大夫也父雖在乃禮之常不得為不正何用著其父子哉今曰天王使任叔之子則義蓋在使而著天王者亦不得云微其君臣也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舉從者之辭也其舉從者之辭何也為天王諱伐鄭

也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於是不服為天子病矣

舉從者之辭為天王諱伐鄭是矣然非病鄭之不

服也古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討命之

也伐親之也亦有討而謂之伐焉以所討而命之

伐也大司馬九伐之法是已必有大事焉然後王

出而親征周官謂之大師諸侯一不朝則貶其爵

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而已非王所親征也而鄭伯以王奪其政而不朝王遂親伐之則失其為王之義矣故不書天王伐鄭而舉三國之從者言之不以天王敵鄭非以鄭病天王也

六年

秋八月壬午大閲

大閲者何閲兵車也修教明諭國道也平而修戎事非正也其日以為崇武故謹而日之蓋以觀婦人也

大閲以非時書說已見公年何以見其觀婦人使不觀婦人固不可非時而舉矣既曰平而修戎事為非正又以書日為崇武是反與之也安有觀婦人而與其崇武者乎蓋以莊書甲午治兵為俟陳人蔡人能以嚴終書日故此亦以書日而一其說不知自相伐也

蔡人殺陳佗

陳佗者陳君也其曰陳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稱之

也其匹夫行奈何陳侯憙獵淫獵于蔡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何以知其是陳君也兩下相殺不道其不地於蔡也

非也說已見公羊諸侯即位未踰年稱子未成其為君也踰年稱爵成之為君也佗雖踰年而以篡立法不得為君故與衛州吁齊無知同以名繫國此經之常文也詩墓門所以亦言刺陳佗豈經以匹夫行貶而名乎傳初不悟此但見陳君而謂之

陳佗因妄為之說附會以淫獵之事且以兩下相殺起問亦非是蔡人云者猶殺夏徵舒言楚人同與之以討賊之辭也何與於兩下相殺哉

九月丁卯子同生

疑故志之時曰同乎人也

太子國之儲貳內女嫁猶書豈太子生而不書其獨見於桓公者說已見公羊以為志疑陋矣謂莊公為齊侯之子此當時國人之言惡文姜之辭也

經何疑焉其謂同爲同乎人是蓋不知莊公之名且內敗傳猶以爲諱而不言安有疑先君同於他人反顯言而斥之乎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其不言邾咸丘何也疾其以火攻也

非也説已見公羊

夏榖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其名何也失國也失國則其以朝言之何也嘗以諸

侯與之接矣雖失國弗損吾異日也

此言幾近之矣而未盡也說已見公羊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

非也說已見前

夏五月丁丑烝

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

此譏不時非黷祀也說已見公羊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其不言使焉何也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即謀於我故弗與使也遂繼事之辭也其曰遂逆王后故略之也或曰天子無外王命之則成矣

祭公不言使說已見公羊不正其即謀於我其義在遂不在不言使也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生之卒也

非也其失與弑與夷同十年數之成也不以桓之無王而使周王終十年而不得見故一著之耳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來戰者前定之戰也内不言戰言戰則敗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者為内諱也

經凡内書自外至皆言來來非前定之辭别内外也此言來戰正以不期而至故不言及而傳反之蓋其例以疑戰不日而此日故云爾

十有一年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宋人者宋公也其人何也貶之也

傳例稱人以執大夫者執有罪也則宋公安得為貶乎其說自相伐矣當如公羊以侯執為伯討以人執為非伯討是也

突歸于鄭

曰突賤之也曰歸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

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

突雖公子其不以氏見亦未三命爾其不氏國蓋不與其得鄭爾名者所以别忽非以見賤也若或貴之則又可以不名乎

鄭忽出奔衛

鄭忽者世子忽也其名失國也

鄭忽已君矣而未踰年於法當稱子而不稱子者貶其見逐於蔡仲而不能子也若曰失國而名則

曷爲不言鄭子忽乎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大夫無不命者說已見公羊

十有二年

丙戌衛侯晉卒

再稱日決日義也

諸侯卒月下有事而不得以日繫月者惟晉耳傳

以諸侯日卒為正晉非正則不嫌於不日何用再稱日以決日義乎以此見春秋謹於正終凡諸卒未有不日者不幸不得日則闕之非春秋之得已也故此不以蒙上文而再見日以為決日義者妄矣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非與所與伐戰也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於伐與戰敗也内諱敗舉其可道者也

此戰而言伐嫌辭也公羊之言是矣經先書伐而後言戰所以嫌於與鄭戰而異其文傳猶誤讀之宜其有不能詳於經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其言及者由內及之也其曰戰者由外言之也戰稱人敗稱師重衆也其不地於紀也

經書敗績未有不舉師者傳言重衆者是也故貴

而君將如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賤而卑將如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之類其辭一施之比經之常文不獨為燕志也傳蓋見莊書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一稱人故疑以為燕將卑師衆稱師衛將卑師少稱人不知衛自以黨王子頹見貶燕若言衆何為先不即稱燕師乎不地蓋地于魯非紀也公年之言是矣

十有四年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甞

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為唯未易災之餘而甞可也志不敬也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已所自親者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甞也曰甸粟而納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甞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甞以為未易災

之餘而嘗也

非也說已見左氏御廪之災不志此亦非可以為例御廪非常災也使其有災雖雉門兩觀猶書豈宗廟粢盛之藏反不書乎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以之為言用也將也制之在我也其施之各不同善不善則視其事不可槩以為例也故以夫人姜

氏至自齊則與以王猛居于皇之以異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則與以蔡侯獻舞歸之以異是特言用之在我而已

十有五年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譏奪正也

非也說已見公羊穀梁葢不知其義故於鄭忽名為夫國鄭突名為奪正衛朔名為天子召而不

往其說終不能一但經於諸侯出奔未有不名非

貶也別二君爾以突為奪正凡正而名者為可奪

乎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反正也

忽之反正在稱世子不在書復歸公年之言是矣

葢傳例以復為復中國歸為歸其所故誤云爾其

意謂忽當稱世子故不為義於前出奔直曰鄭忽鄭

世子其名失國而已不知君薨不稱世子今莊公之喪已除忽為未踰年之君既不可稱世子法又不可冒稱爵經特變文復以世子稱之所以見其正復歸非所志也

許叔入于許

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叔其曰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

公羊穀梁言歸入之義皆不盡其理吾說已見公

羊此蓋亦拘其入為内弗受之説故既謂莫宜乎許叔又以歸非其道反之展轉以成其説爾然則蔡侯廬歸於蔡陳侯吳歸于陳豈歸以其道者乎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㐮伐鄭

地而後伐疑辭也非其疑也

㐮宋地蓋宋公先與諸侯為會以謀鄭而後伐之故先書會後書伐此事之序非譏其疑也

十有六年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桓無會其致何也危之也

非也說已見前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濼之會不言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之伉弗稱數也

濼之會夫人或同行而不同會或不同行而後召

之皆自不應見何以必其同會而不書乎夫人之仇蓋在下文公與夫人遂如齊變及為與見其兩相從而不能制若謂會以仇没夫人而弗稱數則如齊又仇於會何為復見夫人而稱數乎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葬我君接上下也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桓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

此三者備然後可以會矣
父之讐不與共戴天踰國而不責其討非所以為
義也據桓公薨於齊魯人初未知夫人之與弑謂
齊殺之而已故以彭生為討而齊為之誅彭生則
魯臣子之義已盡矣此桓公之所以書葬也夫人
與乎弑蓋久而後聞焉何以知之桓公以四月喪
歸明年三月書夫人孫于齊此夫人懼罪出奔之
辭也使桓公喪歸夫人之罪即聞則必不敢與之

俱歸歸亦不敢安於魯如是其久也期年而後見奔非夫人之罪至是而始聞乎經固不得於葬預責其臣子公羊穀梁皆不能知此於孫各為異義又併於葬失之

